

柳鸣九主编 · 加缪全集

第二卷

第一个人

Le Premier Homme

〔法国〕阿尔贝·加缪 著

丁世中 刘华 译

最新修订版



Albert Camus

译林出版社

第一个人

Le Premier Homme

〔法国〕阿尔贝·加缪 著

丁世中 刘华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一个人 / (法) 加缪著; 丁世中, 刘华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7.1

(加缪全集: 最新修订版)

ISBN 978-7-5447-6312-7

I. ①第… II. ①加… ②丁… ③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现代 ②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82439号

- 书 名 第一个人
作 者 [法国] 阿尔贝·加缪
译 者 丁世中 刘 华
责任编辑 韩继坤
特约编辑 郭挚英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 本 960×640毫米 1/16
印 张 19.25
字 数 211千字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312-7
定 价 35.00元
-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Albert Camus

目 录

流亡与独立王国	1
不忠的女人.....	3
反叛者（混沌的头脑）.....	18
无声的愤怒.....	33
东道主.....	43
约拿斯或画家在工作中.....	56
长出来的巨石.....	78
第一个人	107
编者按.....	卡特琳·加缪 108
第一部 寻父.....	109
第二部 儿子或第一个人.....	220
附 录.....	266

流亡与独立王国（1957年）

——为弗兰西娜而作

丁世中 译

不忠的女人

一只干瘦的苍蝇在这窗门紧闭的大轿车里飞舞，已经好一阵了。它显得古怪，不声不响地转悠，飞得很累。雅尼娜看不到它了，它却落到丈夫静止的手上。天很冷。风沙一阵阵吹向车窗，苍蝇跟着哆嗦。冬日阳光稀薄，车身的铁片在车轴咯吱咯吱直响，车子滚动着、摇摆着，没走多远。雅尼娜凝视着丈夫。他脑门很窄，灰白的头发紧贴前额，鼻头很宽，嘴巴形状有些奇特。看上去马赛尔有些像正在赌气的牧神。每驶过公路低洼处，她就感到他朝自己晃动一下。然后他那沉重的上身又恢复朝两腿倾斜的姿势，两腿叉开、目光呆滞，还是那副神不守舍、毫无反应的模样。只有他那双肥大光泽的手（因为灰色法兰绒上装袖口很低而更显粗短）似乎还有点儿生气。它们紧抓帆布小手提箱，将箱子紧夹在两膝间。那手似乎未感受到苍蝇迟迟疑疑的挪动。

突然风声大作，四周灰蒙蒙的雾色益发浓重。沙尘一把一把扑向车窗，仿佛有无形之手在抛掷。苍蝇抖动一下瑟缩的双翅，弯了弯爪子，飞走了，车子减速，似乎要停下。但风似乎小了些，雾色渐淡，车子复又加速。眼前景物全被沙尘遮没，此时约略透出几处亮光。几株干瘦发白的棕榈树从车窗前一闪而过，仿佛人工剪裁的金属道具。

“这叫什么地方！”马赛尔嘟哝。

大轿车装满阿拉伯人，此刻正裹紧斗篷酣睡。有几位盘腿而坐，随车身晃动尤甚。他们既不说话，又无表情，终于令雅尼娜感到极其沉闷，她觉得已与这群哑巴同行好几天了。其实是黎明时分

才从火车站发车。在清晨的寒气中，它在布满石子的高原上行驶。至少在出发时，可以瞥见无涯的高原直达淡红色的天际。但狂风突起，渐渐吞没辽阔的原野。此后乘客一无所见。他们渐渐都沉默了，静静地在“白夜”中行驶，偶尔揉揉被沙子眯住的眼睛和干涩的嘴唇。

“雅尼娜！”丈夫的呼叫令她一惊。她又一次觉得，这个名字对于高大壮实的她是多么可笑。马赛尔问装样品的小箱子在哪里。她用脚探了探长凳下的空处，碰到一件她认定是那小箱子的物件。她一弯身就有些胸闷。在中学，她名列体操榜首，肺活量几乎无穷大。是多年前的事吗？二十五年。这算不了什么，恍若隔日：她那时正在独身与结婚之间犹豫，但一想到孤独到老，就有些不安。她未曾独身，这位法学系的大学生对她穷追不舍，眼下就在她身边。她最终接受了他，虽然他身材较矮小，而且她不太喜欢他那贪婪短促的笑声和他那双暴突的黑眼睛。但她喜欢他与当地法国人同样具备的生活勇气，她也喜欢他那尴尬的表情，假如人或事未遂其愿，他往往如此。她顶喜欢的是被人所爱，他正是对自己殷勤备至。他让她感到她是为他而生，这令她领略到真有了生命。不，她不孤独……

车子猛鸣喇叭，从见不着的障碍当间儿开出一条路来。车内谁也不动弹。雅尼娜忽然觉得有人在端详她，于是掉头看看过道那边同一排的乘客。这乘客不是阿拉伯人，她在出发时竟未发现。他着撒哈拉法军军服，头戴一顶深褐色帆布军帽，半遮着黝黑的、又长又尖的马脸。他用那明净的两眼盯着她，带点儿凄凉，几乎目不转睛。她刷地一下满面通红，转身向着丈夫。丈夫依然朝前凝视风沙中的雾景。她用大衣紧裹身子，脑中却不禁浮现出那法国军人的模样：他身材苗条修长，苗条得出奇，而且上装熨帖，似乎他的身子是用干燥易碎的材料堆就，如同沙石与骨骼混合而成。这时她才注意到阿拉伯人的双手都瘦骨嶙峋，脸色黄黑，虽然衣

着宽大，却坐得松松散散，而她与丈夫几乎挤不下。她将大衣衣摆收拢一些。可她并不胖，而是高大丰满，富于肉感；她还很诱人（从男人的目光中可以感到），面孔长得像娃娃，两眼清澈明净，与高大的身材恰成对照。她自知这身子可以赋予他人温暖和恬静。

不，事情的进展全不在意料中。马赛尔要求她同行，她不肯。他早就计划这么一次旅行，战争一结束、生意恢复正常之后就萌生此念。战前，他子承父业，放弃学法律，做起了布料小买卖，日子堪称小康。在沿海一带，青年时代可以过得蛮好。但他不太爱动，很快就不再去海滩。乘小轿车出城是星期日才有的事。其他时间他宁愿待在布料店里，料子五颜六色，街区一半是土著人，一半是欧洲人居住，店面就在拱廊下。店面楼上有三间住房，装饰着阿拉伯糊墙纸，陈设的是巴尔贝斯^①家具。他俩没生孩子。就这样，在百叶窗半开半关的阴影里，岁月渐渐流逝。暑假、海滩、散步，以至蓝天白云仿佛都变得遥不可及。除了商务，马赛尔似乎没有任何爱好。她以为发现他真正热心的是赚钱。她不喜欢这一点，也不知为什么。不过她究竟是受益者。他常说：“我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将不愁衣食。”他做人慷慨大方，尤其是对她。不错，衣食是得有着落。但除了衣食之外，其他还有什么该有个着落？她隐隐约约有些感触的正在于此。眼下她为马赛尔记账，有时代他主持店务。最难过的日子莫过于盛夏，酷暑令人万念俱灰，连烦恼中夹杂的一丝儿甜蜜也消失了。

一声晴天霹雳：就在夏天爆发了战争。马赛尔被动员入伍，复又退役。布料货源短缺，商业萧条，街头冷落，酷暑依旧。若有“三长两短”，她就无处着落了。于是，一待有了布源，马赛尔想到不如遍访高原和南方所有村落，免掉中间盘剥，直销阿拉伯小贩。他想带她同行。她则明知交通不便，自己呼吸也不畅，本想

^① 巴尔贝斯，法国大革命人物，后自愿流亡，死于境外。此处可能是以之命名的家具款式。

在家守候，但他坚持己见，她顺从了，因为争论太费口舌。于是有了此次结伴而行，但实在同她的想象大有出入。她担心的是滚烫的热流、成群的苍蝇、四壁油腻而处处散发茴香味的客栈，却未曾料到寒气逼人、风声凄厉，以及这近似北极的高原氛围，处处都是古代冰川冲积的岩石。她还梦想遍野棕榈和细细柔软的沙土。她这下子悟到：虽然并非荒漠，但仅有的一切便是石块，处处有石块，连空中呼啸的也是饱含冰冷石粉的寒风，正如在地面上也仅仅在石缝里生长干燥的草本植物。

大轿车突然刹了车。司机向众人说了几句她毕生倾听却始终不懂的语言。“他说什么？”马赛尔问。司机这回用法语答道：沙土大概堵住了油门。于是马赛尔又诅咒起这地方来。司机哈哈大笑，说没什么，只要清掉堵塞物便可出发。他打开车门，冷风长驱直入，将千万颗沙粒打在乘客脸上。阿拉伯人都将脸埋进斗篷，身子缩成一团。“关门！”马赛尔大喊。司机笑呵呵地走回车门。他不慌不忙地从仪表板上端拿了几件工具，然后，在雾气中显得渺小的他，又在前方消失，却未关上车门。马赛尔叹了一口气。雅尼娜接着说：“你别以为他这一辈子见过发动机。别管他！”说完一惊，原来在大车附近的斜坡上，一些紧裹衣衫的人影儿出现了。在面纱和风帽后面，闪烁着好奇的目光。他们一声不响，也不知从哪里冒出，呆呆地盯着这些乘客。马赛尔说：“是一些牧羊人！”

车厢里鸦雀无声。所有的乘客似乎都在低头倾听呼呼的风声，它正在这无边无际的平原上狂吹。雅尼娜突然注意到几乎没什么行李。在火车站出发时，司机曾将他们的箱子和两三个包袱安放在车顶上。车内的行李架上，只有几根多节的拐杖和平扁的筐篓。这些南方人似乎都是两手空空踏上了旅途。

不过司机仍很轻松地回来了。他竟也戴上了面纱，唯有面纱之上露出的两眼含着笑意。他宣布出发。他顺手关上车门，风声倒听不见了，但车窗上噼噼啪啪的沙粒声却变得格外清晰。发动

机嗡嗡响了两下，便不出声了。猛踏油门之余，它转动起来，司机一再加速，弄得发动机呜呜怒吼。车子像打了个饱嗝儿，又开动起来。在衣衫褴褛的牧羊人群中，突然举起一只手，然后消失在车子后面的雾色中。车子几乎立刻在更为恶劣的这段公路上蹦跶起来。阿拉伯人被震得直摇晃。雅尼娜正感到渐渐有些睡意，却突然发现眼前出现一只黄色的小盒子，装满了槟榔片儿。那长着马脸的军人正冲着她笑。她有些犹豫，嚼了一两片，谢了对方。那人收起小盒，同时也收敛了笑容。现在，他直视前方的公路。雅尼娜转身看看马赛尔，只看见他那结结实实的后颈。他正透过车窗，凝视从易碎的石子坡上升起的浓雾。

他们风尘仆仆走了几小时。车里因疲惫而一片死寂。突然从车外传来一阵叫喊声。一群身披斗篷的孩子，开心得团团转悠，蹦蹦跳跳，拍着巴掌，围绕汽车不断奔跑。车子正行驶在一条长街上，两边是低矮的民房：竟已来到一处绿洲。风还在刮，不过屋墙挡住了沙粒，光线也比较明亮了。然而天空依然有些灰暗。在叫喊声中，车子猛刹也产生咯咯的噪声，它终于在一家客栈干打垒的拱顶下面停住。那里玻璃窗肮脏不堪。雅尼娜下了车，一上马路便觉得摇摇晃晃。她发现：在一片民房的上方，兀然突起的是一座黄颜色的清真寺尖塔，造型甚为秀美。在她的左侧，已可瞥见第一丛棕榈树，那是绿洲的标志。她可真想过去看一看。虽然时日已近正午，风却吹得凄厉，寒气十分逼人。她连连哆嗦着。正待转过身来招呼马赛尔，却先见那军人迎面走来。她以为他必会露齿一笑，或打个招呼，哪知他不屑一顾地走过。马赛尔却忙着卸下装满布料的黑旅行箱，还挺费力。司机是单干，此时停住了手，正在大声教训四周的孩子。雅尼娜周围是些皮包骨头的羸弱儿童，还不停地发出喉音，使她突然感到周身疲乏。“我上去啦。”她对马赛尔说。他正急躁地呼喊着那司机。

她走进客栈。老板是一位干瘦少言的先生，正朝她走来。他

带她上了二楼，走进可以俯视大街的一条长廊，然后入室。室内似乎只陈设一张铁床、一把白瓷漆过的椅子、一处没有遮帘的壁橱；在芦苇屏风后面是厕所，马桶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黄沙。老板刚一关房门，雅尼娜就感到从用生石灰刷过的光墙上袭来一阵寒气。她不知将手提包放在哪里，也不知自己该在哪里。该做的是躺下或站立，但反正是冷得打战。她站着，拿着手提包，瞧着顶板上的天窗。她在等待，但也知道等什么。她只是感到孤独，还有透心的凉气，以及心口一种沉甸甸的感觉。其实她恍若坠入梦境，几乎充耳不闻从街面上升起的嘈杂声，以及其中混杂的马赛尔的叫喊声。相反，倒辨出一些从天窗传进来的河水汨汨声（其实是风吹棕榈树的飒飒声）。她觉得这声音似乎愈传愈近。接着风声更剧，悠悠的水声也变成怒涛的拍打声。她想象：在屋墙之后，笔直而富于韧性的棕榈像汹涌澎湃的大海，在疾风劲吹之下起伏翻滚。这些全都出乎她的意料，但这看不见的波涛却缓解了她两眼的疲惫。她呆呆站立着，双臂下垂，背有些驼，寒气从她沉重的腿部涌向上身。她梦想着笔直而坚韧的棕榈，那便是年轻时的她呀。

梳洗之后，他们下楼来到餐厅。在没有装修的墙壁上画了一些骆驼和棕榈，浸沉在一片桃色和紫色的景物中。拱形的窗户透进少许阳光。马赛尔向客栈老板打听了附近商贩的情况。接着一名上年纪的阿拉伯人，短上装上佩有军功章，在给他们上菜。马赛尔心中有事，动手撕着面包吃。他不让妻子喝餐桌上的水。“水没煮开，不如喝葡萄酒。”她不喜欢酒，喝了头晕。菜单上居然有猪肉。“《古兰经》禁食猪肉。但《古兰经》不知：煮熟透的猪肉不会致病。我们吃猪肉的人懂得加工。你在想什么心事呢？”雅尼娜什么也不想，或许也在想厨师如何胜过先知。但她得快点儿行事：他们计划明晨继续南行，今天下午就应跟当地主要商人见见面。马赛尔催那阿拉伯老人赶快上咖啡。那人点了点头，表情严肃地迈着碎步儿走出。“早晨拖拖拉拉，晚上不急不忙！”马赛

尔讥笑道。咖啡终于送了上来。他们匆匆吞饮，便踏上冰冷的街道，街上依然尘土飞扬。马赛尔叫来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帮他提箱子，并且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争论给多少钱。他告诉雅尼娜：他们不成文的规矩是要双倍的价，接受四分之一的还价。雅尼娜浑身不适，跟在两位提箱子的男人后面行走。她在厚厚的大衣下面又加了毛衣，而本来她不想占过大的座位。那“煮熟”的猪肉和葡萄酒也令她不适。

他们顺着一座小公园行走。公园里栽满积有尘土的树木。一些阿拉伯人与他们交臂而过，全都把斗篷裹紧，装作没看见他们。这些人即使衣衫褴褛，也总是有一股骄傲劲儿，那是她居住之地所没有的。雅尼娜跟在手提箱之后，手提箱倒是在人群中为她开了路。他们走过一处赭色土砌成的要塞大门，来到一处种着相同树木的小广场，广场终端最开阔处有许多店铺和拱形长廊。但他们在广场当中停下脚步，面前是一座炮弹形状的建筑，刷了蓝色生石灰。这建筑物仅有一室，全靠大门采光，在一块发光的木板后面有一位蓄白胡髭的阿拉伯老人。他正在上茶，将茶壶对着三只色彩斑斓的小茶杯提起又放下。因为店里半明半暗，他们未能辨明别的什么东西，脚一踏进门口就闻到薄荷茶的香气扑鼻而来。进到店内，只见放满一圈圈锡制茶壶、茶杯和托盘，夹杂着陈设得曲曲折折的一行行明信片，他们这就来到了柜台面前。雅尼娜靠门口很近。她闪了闪身子，避免遮住光线。这时才瞥见，在那年长的商人身后，还有两个面带笑容的阿拉伯人待在暗处，坐在装得满满的口袋上，后面半月店堂完全被这些口袋占据。墙上还挂着红色黑色的地毯以及刺绣的头巾，地面堆满大大小小的口袋、木箱，装着香料种子。柜台上，在一架天平（秤盘是闪闪发光的黄铜做成）和一把磨损了的米尺四周，排列着甜面包，其中一个的蓝包装纸已撕开，面包尖尖被咬掉一口。那年老的商人放下茶壶，道了声早安；而在一阵清冽的茶香之后，却冒出了充斥于室内的羊毛和香料味儿。

马赛尔用急促的语调说话。每逢他谈生意时，总是用这种低沉的声音。然后他打开手提箱，出示布料和头巾，又将秤和米尺推开，好在那老掌柜面前摊开商品。他急躁，抬高了嗓门儿，无缘无故地大笑，活像一个企图取悦男人而又没有信心的女人。此刻他正摊开手，做出卖和买的手势。那老头儿摇了摇头，将茶盘交给身后的两名阿拉伯人，只是说了几句似乎令马赛尔泄气的话。马赛尔收回布料，在手提箱里叠好，然后揩去额头上莫名其妙渗出的汗水。他叫来了那提箱子的仆人，向着拱廊折回。此后在交涉的头家铺子里，他们的运气稍好，虽然那阿拉伯商人也是一脸傲气。马赛尔嘟哝：“他们以天之骄子自居，可他们也得出手货物嘛！大家都艰难啊。”

雅尼娜默默倾听。风几乎停下了。天空有几处已散开云雾。云端露出几片蓝天，从那里洒下一道道寒光。现在他们走出了广场。他们走进小街小巷，顺着土墙行走。土墙上悬着几朵冬令枯萎了的玫瑰，或者偶尔也有一颗干瘪了的石榴。从这个街区飘逸出咖啡混杂尘土的香气、燃烧树皮的黑烟，以及石头和羊群的气味。小店小铺仿佛是在土墙上挖出的穴居，相隔愈来愈远。雅尼娜拖着沉重的步子。但她的丈夫却心绪渐趋宁静，货已能出手一部分，他也比较好商量了。他高兴得称雅尼娜为“小姑娘”：这次出远门不无收获呢。雅尼娜应答道：“当然，跟他们直接谈妥比较好。”

他们穿过一条街，走向市中心。下午已过半，天空几乎完全放晴。他们在广场上站住。马赛尔搓了搓手，无限深情地端详了一下放在他们脚前的手提箱。“你瞧！”雅尼娜招呼道。从广场另一端走来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。他干瘦、活跃，披天蓝呢斗篷，脚蹬轻便黄靴，手上戴着手套，尖尖的褐脸膛高高仰起。唯有伊斯兰教的缠头巾表明他与那些专管土著居民事务、雅尼娜颇赞赏的法军军官不同。他不紧不慢地冲着他们走来。但他似乎望着他们前头的行人，同时缓缓脱下一只手套。“哎，这一位还自以为当

上了将军呢！”马赛尔耸耸肩说。不错，他们都很傲气，可这一位实在太过分。他们四周正巧是广场的空旷地，他们对他们、对手提箱均视而不见，却径直朝那小箱子走去。后来，双方距离愈来愈近，那阿拉伯人简直在冲向他们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马赛尔一把抓住手提箱的箱柄，猛然往后拽去。对方若无其事地走过，以原来的步伐朝要塞疾走。雅尼娜扫了一眼她的丈夫，他似乎有些窘迫。“现在他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哩！”马赛尔说。雅尼娜默不作答。她厌恶那阿拉伯人愚蠢而又傲慢的神态，突然觉得自己很倒霉。她想回去了，很思念家里小小的住房。但一想到先要回到客栈那冰凉的房间，顿时又泄了气。她突然想起：客栈老板建议她登上要塞平台，一览沙漠风光。她转告了马赛尔，并说可将箱子存交客栈。但他说累了，想在晚餐前睡一会儿。“那么请便。”雅尼娜说。他突然仔细端详了她一下。“当然可以，亲爱的。”他对她说。

她站在客栈前的街道上等候他。穿白衣衫的人群越来越稠密。其间没有一个女人，雅尼娜觉得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多男人。然而没有一个男人瞧她。又有少数几个人，似乎并没有看见她，只是缓缓将干瘦发黑的面孔转向她。她觉得他们彼此相像：大车里法国军人的面孔，戴手套的阿拉伯人的面孔（那是一张狡黠傲慢的面孔），等等。他们转脸向着这外国女人，却对她视而不见。然后，他们轻松而悄然从她身旁走过。她却觉得两脚酸胀。她的窘迫和离去的欲望却在倍增。“我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！”正在此时，马赛尔下楼了。

当他们爬上要塞楼梯时，已是下午五时。风完全停了。天空豁然开朗，呈现出一派雪青色。寒气变得干燥，刺痛了他们的脸蛋。在楼梯半道，一名阿拉伯老人倚墙询问要不要导游；可他一步也不挪动，似乎早知他们不要。楼梯又长又直，虽有好几处硬土质的平台。随着他们步步登高，视野越来越开阔，他们看到的是更加明亮的远景，给人以又干又冷的感觉，而他们极为清晰地听到绿

洲的每一细微声息。这阳光照耀下的空气似乎在身边震荡，震荡的时间随着他们前进而延长，仿佛他们的到来使光波产生出声波，而声波正渐渐向前方漾开。他们终于抵达平台，这时目光远望到棕榈林以外的广阔地平线上；雅尼娜觉得整个天空激扬着一个响亮的音符，那音符很急促，其回响渐渐充满她身子上方的天空，接着回响消失，于是音符也在无边无际的天地间归于沉寂。

果然，她的目光从东到西巡视一番，在完美的弧线范围内，一望无际。朝下看去，阿拉伯城区蓝白相间的平台错落有致，点缀着在阳光下晒干的暗红色辣椒。极目所视不见人影，却可从庭院里辨出一些欢声笑语、不知何缘的脚步声，以及一家咖啡馆炒咖啡的香味和青烟。稍远处，棕榈林被土墙分割成不均等的方块，一阵凉风吹过，林子上的枝叶发出轻微的飒飒声。而在这平台上早已感觉不到这凉风。再朝前一直看到天边，就只见展现出一大片赭色灰色的“石头王国”，那里没有一丝一毫生命的气息。距绿洲不远的地方，在棕榈林西侧的干河道里，宽大的黑色帐篷隐约可辨。帐篷四周伫立着一圈单峰骆驼（从这么远的地方看去显得很渺小），它们纹丝不动，在灰色的地面上仿佛一种奇特文字的字迹；究竟有何深意，须由人们探索。在沙漠的上空，万籁俱寂，这寂静好像与天地共存。

雅尼娜倾全力倚着栏杆，默默无言地待着，完全被眼前的空寂所笼罩。马赛尔却在一旁手舞足蹈。他觉得很冷，想走下平台。这里有什么好看？但雅尼娜却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天际。在远方、更往南行的地方，在天与地连成纯净的直线之处，她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期待她，那是她迄今不曾注意却正是所需要的东西。在这近乎黄昏的午后时分，阳光渐渐变得极其柔和，它由水晶色泽变成了流质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名偶尔来此的女人心头，一个多年来由于积习和烦闷而形成的情结，正在缓缓解开。她在仔细观察游牧人的营帐。她连那里住了些什么人也未曾看到，黑色帐篷之间